

结 81，我们永远的家

○哈瑞冰（1998级土木）

毕业20年了，老班长向我约稿。于是，几个凌晨醒来，一个个过往记忆，像弹窗一样，画面鲜活地、不断地跳到我的眼前，瞬间将我拉回到那段青葱岁月……

军训

我们的大学时光是从24年前的那个秋天开始的，迎接我们的首先是军训。

教官来自解放军防化指挥工程学院，岁数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像哥哥一样对我们关爱有加。训练虽然辛苦，但总能被他的乐观、幽默化解，感觉任何事在他那儿都不是问题。记得我们练踢腿，他从正面看了一圈没问题，又绕到背面看了一圈，可能是觉得哪里不太对，说了一句：“乖乖，奇怪了！”惹得我们都偷偷地笑。秋日的午后，他热得满脸通红，大盖帽有点歪，脸上挂着俏皮的微笑。

经过近一个月的训练，临近国庆节的时候军训结束了。当天下午送别教官以后，我们听说傍晚他们会乘车离开，全班

同学马上集合，守在东操旁边的干道上。那时天已经黑了，乌云密布，还下起了雨。大巴车经过，我们挥手告别，很多同学都哭了。言语已经无法表达我们的不舍之情，最后李昂一声令下，全班男生都趴在地上做起了俯卧撑。这可是军训时教官用来惩罚他们的，被罚的人往往有些不情愿。当时，整条干道旁都是送别的人群，黑压压的，唯独我们班在做俯卧撑！

直到今天，每每想起这一幕，我依然慨叹，看似云淡风轻的李昂，竟也有这么激情火热的一面。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清华同学的与众不同。教官至今和我们都有联系，也一直活跃在我们的班级群里，班里活动他也总要出一份力。他最近开了抖音账号，正在尝试开发各种新技能，依旧那么自信开朗，也是换个战场实现梦想吧。祝愿他，再创佳绩！

军训时，北京秋天的太阳已经变得温和，训练场边每天都有同学抬来水桶。休息时，大家轮流从龙头接水，张祎嫌慢索性跳上板凳，用他的饭盆儿舀出来分享给大家，大有开仓放粮的气势。后来练习完匍匐，我见他把蹭得血肉模糊的胳膊直接放到自来水下面冲。当时就感觉，他对自己真狠！

军训结束，我们进入课程学习。大一第一学期经历了期末考试，当辅导员在同方部宣布大家完成了大学第一次大考之后，我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感觉一片迷茫。半路我发现张祎跟在后面，



结 81 班军训合影，前排右 1 为作者哈瑞冰

可能他见我神情黯淡担心有什么意外吧，那是第一次发现他的细心。

春游

班级春游我们去了野三坡。除了娜娜同学策马扬鞭跟着大部队先走，剩下的女同学都坐上了张祎赶的驴车。他一路讲笑话，我们一路欢笑，也不知他哪儿来那么多的包袱、段子。后来明白，是多讲笑话壮胆吧，要不荒郊野外突然蹿出几只狼，他那身板怎能保护我们？

到了目的地，就看到了经典的一幕，青山环绕，绿水悠悠；一脸无辜的马思新立在水中央，满脸坏笑的王为康正在岸上晾衣裳。满满的青春回忆！

最近有个发现，同学发朋友圈，特别是同级女生发的，张祎都会积极回应。评论中不乏金句，还是那么有文化，虽然有些我也看不懂。百度之后，才知是他篡改的古诗词。

张祎很会说相声，记得大三文艺汇演，他表演完发帖说了一句：“不知台下我喜欢的姑娘笑了没有？”大家以为他又在调侃。现在，可以透露个小秘密，他喜欢的姑娘以及我们所有人，都慢慢地了解了他的为人、风格，都觉得他很不错。只是，有点替那位姑娘惋惜！

女生节是清华的特色节日，虽然没有现在校园条幅上那么多创意表白，但每年我们都会收到来自26位男同胞的祝福和礼物，有零食、鲜花、化妆品等。

大三时期，我们享受到了帅哥一对一的全陪服务，陪吃饭、陪上课、陪自习。还送了我们一对鹦鹉，但差点被同寝室的二班女生占为己有。没办法，礼物太抢手！

毕业以后，我们依然会收到全班同学

的节日祝福。那次，王贤磊发的大红包，是我迄今为止抢到的最大的微信红包，太激动了。相信那天王贤磊也被我们几个女生的感谢和夸赞捧上了天，因为没过多久，他就顺利地成了我们班的首富。我们五员女将是不是福将？

毕业以后，每位同学依然能够收到全班同学的生日祝福，这是除家人以外，我们收到的最如期而至的祝福。这个活动是苏迪发起的。

大一时他作为新生骨干提前报到，等我们军训时他已经练了一阵子了，军装已经有些泛黄，帽檐也有点耷拉。每次喊“稍息”时，看他厚嘴唇的样子，我和刘蕾蕾都忍俊不禁，但同时也收获了他不少的白眼。到了大二，就有了他被中文系女生疯狂追求、热烈表白的故事，轰动一时。当时大家都很好奇，像苏迪这么慢热的人，怎么会激发对方如此炽烈的情感？

毕业以后，借着苏迪在日本，我们很多人都请他帮忙代购婴儿奶粉，我笑称他是我们很多孩子的“奶爸”。每次邮寄，他都严谨、仔细地包好，包裹单上是那清秀的字体。同样的字体还出现在大学时同学们写给我的生日卡片上，他写的“是金



2001年，参加戏剧节演出的同学合影，前排左1为哈瑞冰校友

子总会发光的”，曾经很长时间激励着我直面挫折和挑战。后来，又见识了他在国外解锁各种生活技能、钻研厨艺，粽子、春卷、蛋饺、包子对他而言都不在话下，真是宝藏男人。

关于何海波

对何海波的认识，也是从军训开始的。当时，他、王贤磊和我们5个女生排在最后一排。休息时，他俩一个问：“你有吗？”一个答：“有，你呢？”（是问有没有女朋友）问的、答的都很诚实，一度成为女生间的笑谈。

大三我们参与献血。我正处在生理期，没法第一批参与。当时，海波作为志愿者给献血的同学帮忙。那天从看到我，他就一路小跑不停追问：“冰姐姐，你怎么了？”我不答。他仍然问：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”我站住看他，厚厚的镜片后面，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白里透粉的模样，一脸真诚地看着我。我心想：

“大哥，难言之隐也不能见人就说啊！”他的“单纯”又一次成了女生间的笑谈。

轻松过后，我要说另一件事。2010年我的母亲身患肺癌，因为已经发生脑转移，医生决定采用靶向治疗。但靶向药国内售价很高，医生建议从国外购买。当时，有同学提醒我海波有在那里工作的经历。当我联系海波时，他二话不说，立刻联络当地的同事帮忙，买好以后再托人带回国，辗转多次最后寄给我。

那个时期，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从深圳、上海或其他地方寄出的快递，发件人也都不同。当时叶桂林还帮忙从澳门购买适合母亲的营养粉，然后背到珠海再寄给我。后来海波离开原来的公司，海波的那

位同事也陆续去了尼泊尔、瑞士，还是由他协调当地的同事购买。

因为许许多多人的帮助，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，维持了比较高的生活质量。那应该是继我考上清华之后，在她有生之年，最后一次感受到清华带给她的自豪吧。母亲过世后，当我有勇气看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时，我能深切体会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，面对病魔时内心的无助和挣扎。但我和母亲又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们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和温暖，让我们在绝望中依稀看到希望，在与病魔抗争的路上不再孤单。借此机会，特向在母亲病重期间，给予我们无私帮助的所有医生、各方朋友、大学好友，致以最诚挚的感谢！

关于巩妮娜

巩妮娜同学是我的死党。典型的工科女，坚韧、执着，即便一声不吭也能让你感受到强大的存在，大一、大二学习刻苦，大三开始体验人间烟火。

有一次她生病我带她去医院，回来又打好开水，把药片放在床头，叮嘱她记得吃，然后就匆忙上自习去了。后来她告诉我，这让她有点感动。

从此以后，学习上的困难都是她帮我。记得有次临考前复习，我被她点拨开了窍，刚想多问几个问题，她说：“你把这些记下来就好，考试过关没问题，别的不用多想。”一颗好学的种子，就这样被扼杀在了摇篮里。学习上我听她的；生活中，直到现在，不管我说什么她都赞同，我做什么她都无条件支持。

记得我生老二前，和她聊天被问起月子里谁照顾我。我说：“生第一个孩子时我妈在身边。”然后我们都停了几秒。月

□ 值年园地

子里，她利用十一回家探亲的机会，专门绕道北京中转。转车的间隙，她把老公、孩子安置在车站，风尘仆仆地赶来看我。写到这，忍不住热泪盈眶，她就是这样，虽然不善言辞，但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最坚实的后盾。

怀念杜海涛

刚上大学时，当杜海涛介绍自己是从草原来的，马上被陈永梅问：“你是不是每天骑马上学？”随后四年，他几乎成了永梅的“御用座驾”，有求必应，随叫随到。

他喜欢留着长一点的头发，末梢有点卷，很有艺术家的气质；脸上总是挂着得体的微笑，不露齿、刚刚好。当他骑车风一样地经过，后座的女孩笑靥如花，成了校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最后一次见他，是大家相约在“操场火锅”。他穿着粉色的衬衫，有一点清瘦，气色还好。跟女生合影时，我还故意拽了一下他的衣领，想让他留下劲爆的一瞬，而他还是得体地笑着。后来听说，在患病的最后几年，他游历大江南北，所到之处都会拜访校友、同学。谈笑风生的背后，有多少不被人知的辛酸、落寞。

海涛走了六年了，但我们时常还会想起他，总觉得他还活着，只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……

结81班，承载了我们多少青春记忆；结81班，永远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温暖的港湾。在这里，我们有幸相遇，紧密相连。同学们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我还想和你们一起上课、学习，听你们“高谈阔论”；在东操、在体育馆，跑步、跳绳，挥汗如雨；在戏剧节上挑战新角色，做不

一样的自己；在礼堂前、荷塘边、丁香树下，品着奶茶，吃着春天里最香甜的菠萝，再一起聊聊我们的故事，发现彼此身上更多的闪光点，感受青春的火热激情。

毕业2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但每一个记忆都是永恒的。在此，衷心地祝愿各位同学，未来的人生路上，能有更广阔的空间和舞台施展才华和抱负；能够更加通透、豁达，面对生活琐碎、人生起伏，更加从容不迫、游刃有余；能够善待自己和家人，前行的路上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，体验生命的美好。愿各位，韶华不负，未来可期。

2022年3月

